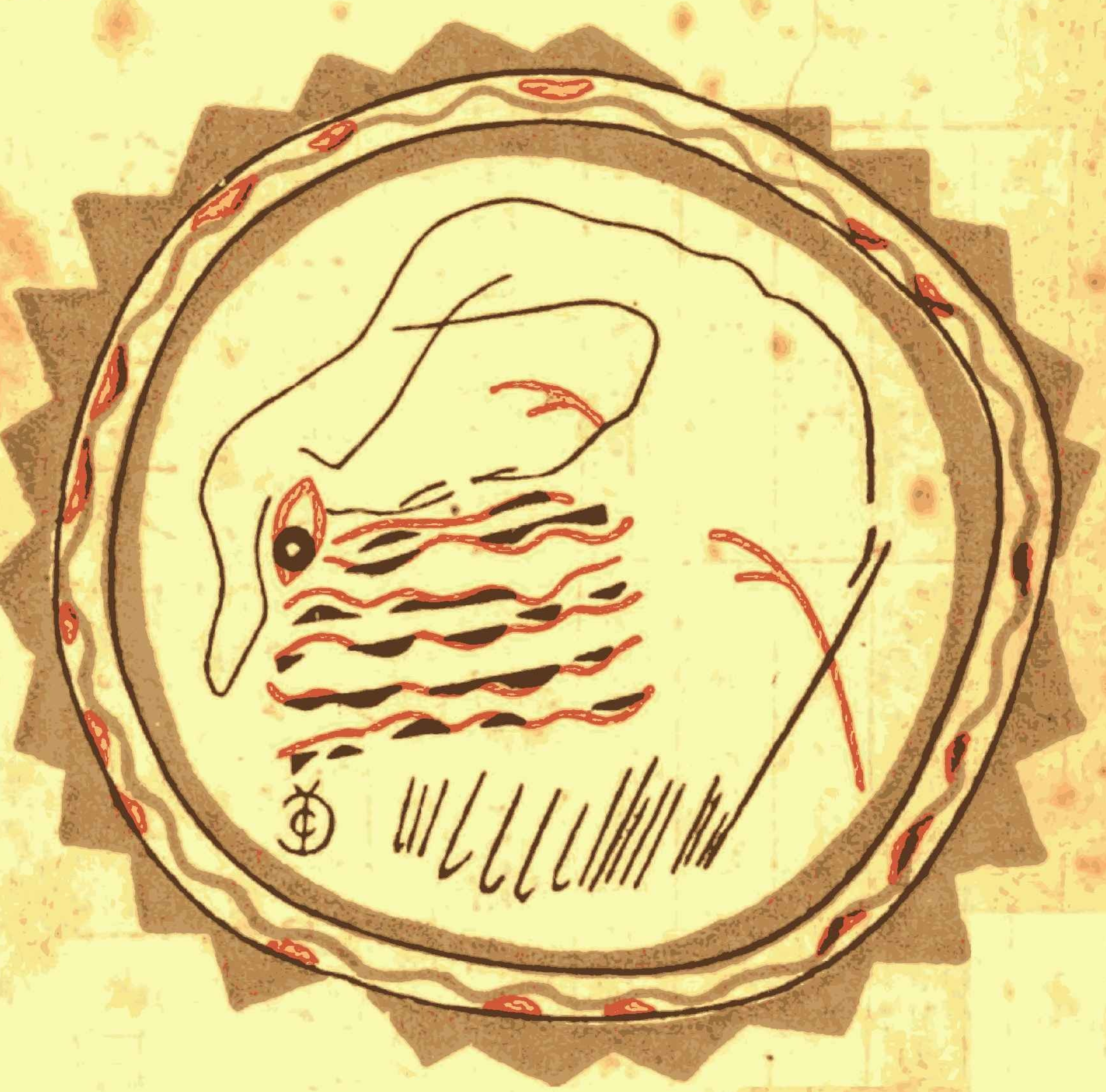
Apr 10 30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語絲

第五卷　第十九期

聖約翰大學圖書館
LOW LIBRARY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目錄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青木正兒著……汪馥泉譯

女盾牌手 瑞典罕特斯丹原作……真吾譯

宴　罷……式　徽

烟後亂說（八九五）……銅　君

三"Que"……野　渠

雜感三則……勉　士

「一戒烟藥膏」一……

馬洪煥還神……

委員與女伶……

語絲　第五卷・第十九期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青木正兒著　汪馥泉譯

從初唐到盛唐被用於燕樂的樂章，取絕句，律詩的詩形，還沒發生可看作後世底詞的格調。這到了中唐，漸用長短句，這便發生了詞底格調。關於這，吾師鈴木豹軒先生曾在中國學（譯者按：原名支那學。）雜誌第三卷第一號，發表詞源一文，有精密的考据，我無間然。但先生底論點，集中於詩和詞在發達上有無關係的問題；至關於詞調底長短句，如何發生的原因，不曾涉及。我現在想對於這一點論述幾句，乞先生並高明正之。

關於詞調發生底原因，那古人前輩底說頭底主要的，豹軒先生已列舉過（朱子語類之說，全唐詩附錄之說，汪森詞綜序之說，森槐南著詞曲概論之說。）。現在，我無需再列舉了：只朱子之說，那文獻的時代正是詞底盛行期，是經驗過詞底樂曲及聲曲底實際的人底考察，所以這里十分停重他底說頭。朱子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底意思，是說把絕句和律詩合於樂曲而唱時，中間插入許多和樂章底本文沒有直接關係的無意義的聲；後來，對於這無意義的聲添入有意義的言語，便產生了長短句。所謂「泛聲」是指什麼：只靠朱子這句話很難正確地了解；可現在，這里，有一段可以補足它的文獻。就是先於朱子，苕溪漁隱叢話（北宋詩話底集成。）中有說：唐初底歌辭，大多是五七言詩，後來漸漸變爲長短句。今只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闋。瑞鷓鴣，是七言八句的詩，還易按字而歌；小秦王是七言絕句，必須雜以虛聲才可以歌唱。

朱子之說，似是繼承這意義的，朱子所謂「泛聲」，和漁隱中所謂「虛聲」，定然是同一觀念。清吳衡照在蓮子居詞話中解釋這漁隱叢話底「虛聲」說：這便是樂府指迷（按：宋義父撰）中所謂「教師唱家之有襯字」，其中二十八字爲正格，其餘都是格外的字，以便於歌唱，如古樂府底「妃呼豨」。凡七言絕句都如此，不獨小秦王如此。

這是說「虛聲」便是「襯字」（正格之外加字），如漢代樂府中插入的「妃呼豨」，是爲了歌底調子而添上的無意義的字，我以爲：「襯字」這東西，從後世戲曲中常用的例來

看；是歌底『字餘』，決不是樂府中『妃呼豨』『伊阿那』等無意義的『拍子字』。把這和虛聲看做一樣，這是吳氏底錯誤。但把虛聲看作類于『妃呼豨』的無意義的聲這一點，我同意的；這從漁隱底文面上來看，怕是正解吧。

全唐詩編者底說頭，是以『和聲』二字代替了這『虛聲』『泛聲』。這用語，果是用作什麼意義的，雖則不明瞭；但清人萬樹，在詞律中舉晚唐皇甫松底詞：

芙蓉並蒂（竹枝）一心運（女兒） 花侵橘子（竹枝）眼應穿（女兒）

當作『竹枝詞』底例，并說明道：

所用『竹枝』『女兒』，乃歌時羣相隨和之聲。

果其然也，這正相當於日本底『囃言葉』。日本森槐南自注『和聲』為『間之手』，這是錯誤的（參照鈴木先生著詞源所引。）鈴木先生舉採蓮子竹枝二詞，斷定採蓮子中的『舉掉』『少年』及竹枝中的『竹枝』『女兒』為『和聲』，是贊成萬氏之說的吧；就是以我底見解，這說頭也不能動搖。果如萬氏所說，和聲與泛聲，虛聲之間，有着顯然的不同。虛聲，泛聲，是唱者自唱的無意義的『拍子字』。（以補足樂章底本文對於樂曲不足的部分的目的，為合於拍子而用的字的意思。今姑創此新名詞。）和聲，是唱者以外底羣衆，與歌底每

一節相和的「囃言葉」。如上述的「竹枝」「女兒」，有意義的也有。二者在性質上在用法上，全然不同。

現在再還到正文上來，如前所舉，漁隱叢話說，在絕句調的小秦王，雜以虛聲才能歌唱；朱子語類說，在絕律的樂府中，添上許多泛聲。雖則朱子底話未舉實證；但漁隱底記載，是對於當時還存在 小秦王得目擊的經驗，很足置信。又在理論上，這說頭也很可成在。我以日本底古謠來類推吧。例如寬文以前底流行歌「小六節」：

小六ツイタル竹ノ杖，モトハ尺八中ハ笛，末ハ女郎衆ノ筆ノ軸竹。

「大意」小六用的竹杖，根頭是尺八，中節是橫笛，末稍是娼女們底筆幹。

這歌，實際上是如何唱的，這在寬文四年刊行的糸竹初心集中附着譜載着。現在略去樂譜，單把文句寫下來（爲使利計，加以句讀；用括弧區別音底延長及泛聲。）

コロクイツタル，タクノ（イチ）ツエコロク。モトハジジヤクハチ，ナカハ（アア）フエ，コロク。ス（ウ）エ（エ）ハ「ホホホン，ホホホンホホ，ノンヨヲヲ、ジヨンジヨ ジヨンジヨン，ジヨロウシエノ「ノンカカ，イヤカカ，カカンカナ」ソン、ソレマコトニ ノホンホホア ナアチフデノヂク（ウ）タ（アア）ク（エ）

コロク。

單只引旁線的，是本辭：「 」中的，是無意義的泛聲；「ジョン，ジョン，」是「女郎衆」底「女」底音底延長；「ソン，ソン，ソレマコトニ」是感嘆詞，同時是一個拍子字，是有意義的泛聲。以此類推，唐代底絕句，也用了類於這個的歌法，以適應樂曲的。

承認了這唱法，第二個問題是，果如朱子所說，在泛聲中塡以實字，便發生了長短句否，還得考察一下。我以爲朱子底說頭，有欲舉其一端以遮蔽全般的獨斷的缺點。我於這變格底發展，假定有五種原因。

（甲），以絕句調爲基礎而生變格的：

（一）由於本辭自身底句法底伸縮分裂，

（二）由於在泛聲及和聲中塡充實字加入本辭，

（三）由於在樂曲底「間之手」塡充實字加入本辭；

（乙），不以絕句調爲基礎，單獨成調的：

（四）由於爲順應樂曲底節奏，句法自生長短，

（五）由於和樂曲底利士姆無關係地任憑言語的諧調，長短其句而成調。

我所觀察到的，只上述五個原因。

在這里，我試來徵諸調格成立底過渡期中唐到晚唐的現存實例，以實驗這假定。在中唐 王建韋應物底三台令（六絕），元結底款乃曲（七絕），劉長卿底謫仙怨（六律），劉禹錫白居易底楊柳枝竹枝（七絕）等，都是存着絕句調底遺迹的。一面，從盛唐 末期起，大體的構造，以絕句調為基礎，其間很少看到混入異調的詞格。這些，正相當於（一）（二）兩條。

（一）由於本辭自身底句法底伸縮分裂

（例）漁歌子　　張志和

（七言）第一句 ｛（四）西塞山前，（三）白鷺飛。

（七言）第二句 ｛（四）桃花流水，（三）鱖魚肥。

（六言）第三句（相當於七言）｛（三）青箬笠。（三）綠蓑衣。

（七言）第四句 ｛（四）斜風細風，（三）不須歸。

章臺柳　　韓　翃

第一句（相當於七言）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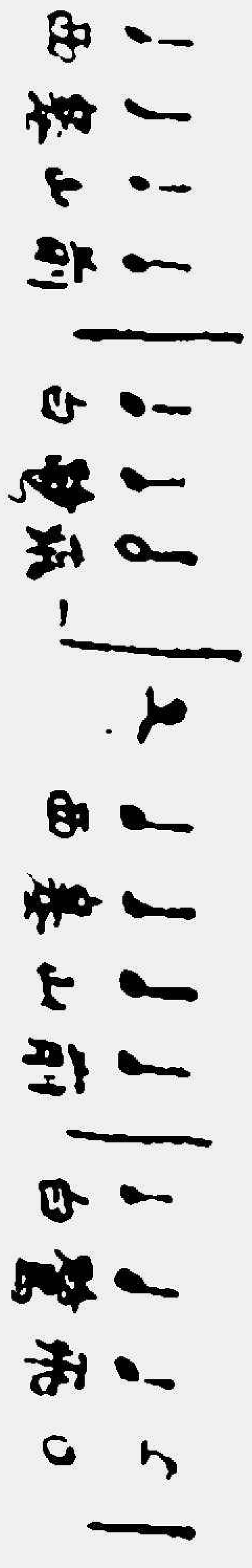
（劉禹錫底瀟湘神，和章台柳全然同調。）

花非花　白居易

第一句（相當於七言）　第二句（相當於七言）　第三句　第四句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如上例，七絕中的某句七言（四，三。），分裂爲二句，上四言縮爲三言：這，以七絕爲基調的痕迹，歷然在目。這四言縮爲三言，從七絕底利士姆上來看，有容易發生的可能性。因爲七言一句，從字面上來看，是由四字和二字成立的；從朗誦這個的言語上的利士姆上來看，和由四言二句而成的一樣。假使用符號來表示，是：



這分裂爲三言二句，則如此：

就是在利士姆上，都是四拍子，毫沒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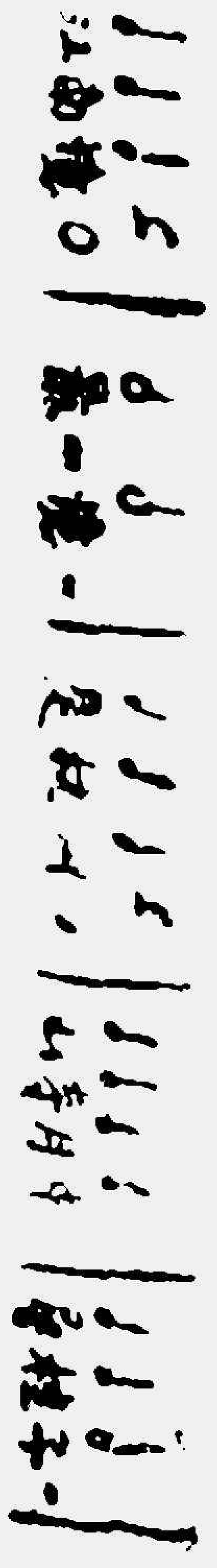
又如白居易底憶江南，雖五言與七言混雜，但由五言伸爲七言，由七言縮爲五言，這從利士姆上來看，是很容易的。這一闋，也和絕句有關係。

憶江南　　白居易

（三言）獨立　（五言第一句）　（七言）第二句　（七言）第三句　（五言）第四句

江南憶。最憶（二），是杭州（三）。山月寺中（四），尋桂子（三）。那亭枕上（四），看潮頭（三）。何日（二），更重遊（三）。

這闋底言語上的利士姆，得想像爲如次：



這五言七言三言朗誦上的利士姆之說，雖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但我把親聽中國人朗誦詩歌時的言語的利士姆（不是歌唱或吟詠。），和劇中道化所唱的念訴板（有拍子而無曲。）痛切地感到的，應用到古代，這決不是架空之論。再以實例來看，中唐劉禹錫等所作的拋毬樂，是五言六句，到五代馮延己等，使變爲七言五句和五言一句（第五句五字）。這種例子，並不在少數。這不是因爲五言和七言，在調子上可以互調的嗎？

以上，單從言語的利士姆上來論述的；下面，把這從合於樂曲而歌的聲樂上來看，句底伸縮分裂，更其容易。從唐樂底遺聲的日本底雅樂，和現在中國樂曲底歌法上來想像，唐代絕句底歌法，必用着許多磨調（把一字底歌聲，延長了來唱）。這磨調處增加二字，三字，在聲樂上是沒關涉的。又省略幾個不是磨調的部分底字，把這以前的字餘韻延長，容易成爲磨調。又由字底增減，對於原曲底節　加以多少修正，便易於歌唱。增加文字底實例，這看元明以後戲曲底曲辭，盛行應用『襯字』，便可知道此間底消息了。既有襯字，一方面減少文字之能成立，自也不能不承認了。

（二）由於在泛聲及和聲中塡充實字，加入本辭。

泛聲與和聲，如前所述，有截然的區別；但它底形式，對於本辭有插入句的性質這一點，是一致的。因此，在這上以實字塡充，加入本辭，這在詩形上便發生兩者類似的結果，其源來自泛聲或和聲難以區別；這由下舉的例，可以推知。

調笑　王建

（四言）插入（六言）第一句（六言）第二句（六言）第三句（四言）插入（六言）第四句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後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艸昭陽路斷。

上例，是以六言四句爲基礎，有兩處插入四言句的形式。（轉應曲，亦同調。）以這調，和在同時代流行的韋應物王建底三台分之調（六言絕句形），劉長卿底謫仙怨（六言律詩形）等比較來考察，可知這是由於在六絕形中插入泛聲或和聲的詩形而來的。從插入的調子上來看，這怕是泛聲底遺形吧。

長相思　白居易

（三言）（三言）插入（七言）第一句（五言）第二句（相當於七言）（三言）（三言）插入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台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

（七言）第三句（五言）第四句（相當於七言）

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這是七言絕句形中二句，縮爲五言，再插入六言二句的泛聲。和聲變爲本辭的遺形的例，這在中唐之作間不可得見，但可以稍後的五代顧敻底楊柳枝來類推。

第一句　插入　第二句　插入　第三句

秋夜香閨思寂寥。漏迢迢。鴛幃羅幌麝煙消。燭光搖。正憶玉郎游蕩去。

插入　第四句　插入

無尋處。更聞簾外雨瀟瀟。滴芭蕉。

楊柳枝，中唐劉禹錫白居易等諸作，都是七言絕句。但顧敻此作，在七言絕句底每句尾，添入三言，這是由和聲底式樣脫化來的。

（三）由於在樂曲底『間之手』塡充實字，加入本辭。

這在那樂曲已亡的今日，已不能論證。只在論理上，準諸和聲泛聲，推測也可以有這種情況。且逞想像以舉一例：

宴桃源　白居易

（六言）第一句（六言）第二句（塡充間之手）（六言）第三句（塡充泛聲）（六言）第四句

前度小花靜院。不比尋常時見。見了又還休。愁卻等閒分散。斷腸斷腸。記取釵橫鬢亂。

這是以六言絕句爲基礎，把『斷腸斷腸』的疊句塡充泛聲或和聲；『見了又還休』的五言，可以看作塡充有曲無辭的『間之手』的吧。

（四）由於爲了順應樂曲底節奏，句法自生長短。

這是已有樂曲而無樂章，過後新作樂章時所容易發生的現象。隋唐以來底燕樂，從西域或其他外國傳來的樂曲極多。初唐制定的所謂十部的燕樂中，有八部盡是番樂。這些裏面，

有只採用樂曲而不附以樂章的，也有附以樂章的；現在可由那樂章如涼州歌伊州歌婆羅門等（樂府詩集。）底存在而證明。這些樂章是用律詩絕句的，所以在歌唱方面，爲使樂曲和樂章一致，很得費點工夫。或用磨調以延長一字，或用泛聲及『間之手』彌縫樂章底不足。或對原曲加以幾分修改，以谐和樂章的調和。要用上這麼的細工夫，所以可知樂章採用律絕，是如何地不自然，無理。雖則如此，可仍這樣去幹，這怕是因爲這詩形是唐初新興的流行兒，作者自然致力於此，因而膾炙人口之作也多，音樂家也順應大勢，採用作樂章。

經過盛唐，到中唐以後，人們感到太單調了，便想稍稍加以變化了。或者把句子伸縮分裂，或者在泛聲中塡以實字；同時，爲避免上述的強用絕句的不便，竭力順應樂曲本來底利士姆，便長短其句。這一項，和前項一樣，在樂曲已亡失的今日，已不能例證；但從現今的樂章來看，雖則朦朧，也不難想像此間的消息。就是中唐諸作，如上所引，大抵以絕句爲基調的；到了晚唐，離去絕句調而獨立；甚至不留痕跡的諸作，漸漸產生，經五代而至宋，詞風氣更顯著隆盛了。試以晚唐溫庭筠諸作來做例：

遐方怨　溫庭筠

（三）　（二）　（四）　（七）　（七）

凴繡檻。羅幃。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雁飛。不知征馬幾時歸。
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五）　（三）

這，很和絕句調異趣了。他底作品，如

更漏子　三，三，六，三，五。（下段，調同。）
荷葉盃　六，二，三，七，二，三。
思帝鄉　三，五，六，三，六，五，六，三。
謝衷情　二，二，三，三，三，二，三，五，二，五，三。
定西蕃　六，三，三，七。六，五，六，三。
河傳　二，二，三，六，七，二，五。七，三，五，三，二，五。
蕃女怨　七，四，三，三，四，七，三。

之類，都和絕句調沒有關係的。這固然不能盡獨斷爲，單爲順應樂曲本來底利士姆而發生的現象；但成就這麼複雜有變化的調子，總有着什麼作者應依据的標準，或者要求到這地步的自然的趨勢。那標準，怕便是樂曲底利士姆，要求到這地步的自然的趨勢，是下項要講的，任

諸言語底自然的諸調。

（五）由於和樂曲底利士姆沒關係地任憑言語底自然的諸調，長短其句而成調。

這在先樂曲倒作樂章的時候多。就是不爲樂曲底利士姆所拘束，作者用任意的句調時。嘗諸作詩，把句法整調爲每句五七言或六言等，必得在言語上加以人工的故意的修正。所以現在如其去了人工和故意，任諸言語自然之調，那末，產生長短不齊的句法，這是當然的現象。如其全然放任，便成了散文了。這里加以幾分律文的約束的意識，施行某程度的整調，這便產生了長短句詩形。這是楚辭和漢樂府所以成爲長短句的吧。在盛唐絕句盛行時，民間俚謠之自然成調的，這傾向也很明顯。如新唐書五行志底

紅綠複裙長。千里萬里聞香。（武后時童謠。）

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舖白氈。氈上有千錢。（天寶中童謠。）

五行志底資料，不足信，但因爲缺乏其他的確的資料、不能正確地知道當時的民謠，也總有這麼的民謠的吧。

按在詞底格調上，從絕句調移到長短期調的過渡期中的中的諸作，如第一項底例中所舉，連用三言二句的很多。如漁歌子底「青箬笠，綠蓑衣」和「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

天明去。」這三言，在俗謠底句調上，很占重要的位置。漢樂府中，已往往有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戰城南。）

之類。漢書五行志所載成帝時童謠，也有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到唐代，李白等在擬古的樂府之作中，往往好用這句法。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諸君爲我側耳聽。（李白將進酒。）

新唐書五行志所載中唐德宗時代底童謠，也有

一隻筯。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蛆。

通觀這些，把詞調長短句發生底第一步的絕句調中某一句七言割爲三言二句，這不是爲樂府和民謠底諧調所影響的嗎？——這也是爲破去絕句調底平板單調。不單三言，或雜以五七言，或雜以六言四言等，這從詩形上來看，這是從絕句這人工的諧調，復歸于樂府長短句底自然的諧調。

女盾牌手

瑞典罕特斯丹原作　眞吾譯

自（瑞典人和他們的首領）

安格勒是羅斯拉齊的大地主。一晚上他和他的賓客們坐談。壁爐裏劈開了的着了火的乾柴漸漸地熄滅了，但月光却由屋頂的窗洞照進來，散布牠歡樂慈祥的清輝在桌上和高座上。大時代爲斯維亞和果泰而初現了，談話的是關於功績和冒險，因爲地主椽下的賓客們方由刧掠回來。

在這瞬間一個奴僕跑進來，放了一件盔冑在桌上在安格勒跟前。這裝得四角蹺，在四角的上面這站立好像一隻有脚的壺。盔冑裏躺着一個赤裸裸新生的女嬰孩兩臂伸着兩足踢着而且哭喊。

「你有廣大的田地，主人，」奴僕說。「誰來承繼和管理牠們呢？迄今你沒有孩子，今晚却給你生了一個女孩。不幸的我們呵，他不是一個男孩！」

賓客們都笑起來了，盔冑循着桌子送過去使個個人能看見孩子握握他的小手。「哈，安格勒，」「愉快囊潺潺，」「這里你有人指揮耕作，而這個是給你穿着，裝飾，和閒坐。但你

是不喜歡由她處大有所得在她所有的時日的。」

當盔胄手交手地到了桌脚下的時候，還是黑暗的因爲月光不能照到，奴僕拿了牠於他的臂下走向門口。

「主人，」他說，「最聰明是讓我把他拋到林中讓他死去。」

但隨即他又抱起小東西，妥格勒能由月光中看見她。

「不，座中高貴的賓客們，」他大聲疾呼，跳了起來，「你們當知道遠非如此。既然女孩在盔胄中交給我，這盔胄我年青時常常戴着的，當我站在我自己船上的時候，我現在將解除我的盾和我的榉木的長矛給她去用。在雪中洗她能，你奴僕，塞一小塊熊髓在她的唇間使她安靜，女兒喲，這里在明月淸輝之下我給你取名，你當被稱爲逸爾迪。」

酒角重新斟滿了，歡樂的賓客們在閃耀的月光下喝了新生的喜酒。

* * *

女兒的母親是個女奴僕。她不久就死了，逸爾迪只和他的父親長大。她當他帶了斧鉞到林中去時跟着他，當他騎往村上的賤賣場去時跨坐在他面前。漫漫的冬夜，當她到他身邊撳他蓬鬆的鬍鬚時，他教她絞弓弦生箭端。她對於別的女孩把布片縫成傀儡毫無興趣；她最大

的興趣是坐在爐邊的熊氈上把弄他父親的劍，這比她身條長了好一些。

但命運的骰子對男子們有奇異的力量。雖然安格勒待她常是好的，他竟愈爲無嗣承繼他的兵器和地產不能使民族增榮之憂而沮喪了。他靜坐沉思他的悲哀的想頭。奴僕們也同他悲傷，他在家中不復有些安靜」。

一天他照常帶了斧鉞往林中去，他的女兒跟着他。他們到了這樣茂密的樺樹叢中她頭髮給葉子拘住了。太陽美麗地照在樺樹的葉間也照在她褐色的濃髮間，當她由嫩枝解開頭髮時，使無論何人要歡樂得跳舞了。但安格勒頭也不回地一直走去。她喊他，她得不到回音；自那時起他一去不復返」。

她繼續如往日般漫游浴身雪中使之強健。在座的佳賓中當她在盔冑中給團團的人看時有個名叫安華‧赫羅生者。他來自遙遠的冰島，是個沙格（Saga：中古時代斯凱迪諾維亞的傳說——譯者）的敍述者，雖然他自己不能構造，他却學得很會。他漫遊的有一天他重至舊地，坐下，和逸爾迪長談她的父親和陰間的幽靈。「就是在死人中間我也要去找他，」當安華停止時她對他說，她就急急忙忙地又到林中去了。

當她終日在外時，她採刺果以充腹，但卽在那時她也不想到休息。她只是更遠地離開村

落，直至後來連樹木也沒有活的只有灰色的不曾成長的了。沒有青苔柔軟地鋪在石上；大地給沙石蓋住了，大漂石散在各邊。但現在她注意到她是給一隊白色的形狀所圍住了，繞着他們的空氣冷如在噴泉之上。「你們死人，」她喃喃自語，顫抖起來了。

現在必得爬下去了，直到潮濕的巖石之間。最低的一級有個闊大的場所，高如裁判官席，在這上面坐着「蒼白者們」被審問判斷。再深下去有一條可怕的河飛沫潺潺作聲，在相對的一面是一羣幽靈，一個一個地，在半朦朧裏也能夠分別出來，但女孩呢並不自覺絕對地無助，因爲在她旁邊走着一個帶着慈祥的眼光的好婦人，那閃光提醒她在妥格勒廳中的月光之閃耀。

「這樣小的一個孩子是不受審判的，」她說，把逸爾迪拉過了凳到其他的孩子隊中。「看！她嘴唇還是紫的手裏是她方才採來的刺果哩。」

孩子們的蒼白起初使逸爾迪驚嚇。但由他們發射出天眞的快樂的熱情，所以她不多時就同他們游戲用她的染了刺果的手拍拍他們。「你名叫什麼？」她問一個她手握着的女孩。這人回答，「我想我的名字是「遺忘」」。而還有一個站在最近的也答道，「我的名字定是「遺忘」」。

白如堊，海拉（Hela），陰間的殘忍的女皇，現在騎在三足馬之上由對岸馳跑過來。『我有比別人銳利的眼睛，』她由河對岸喊，『我很知道你不是屬於這里的，小孩。你找誰呢？若這是你的父親，知道他和奧迪（Odin：晚近斯凱迪那維亞衆神廟中之尊神）坐着，若他是引刀自刎的或他投身於祖先的絕壁的；到凡赫拉（Valhalla）：北歐傳說中之招魂殿）去女人們是很困難的。但不管他與奧迪或與我在一起，我希望一件事：卽，他也將不久被呼爲「遺忘」』。

這時洛基（Loki：幸災樂禍之神）的女兒如此大笑回響在天空裏流轉。

逸爾迪蓋了她的頭於好婦人的衣服之中，好婦人依舊靜立在她旁邊，但現在她恐怖地把牠們落下逃到梯上來。她彎下身跳起來，當時她覺得她所碰到的那些冷的斗蓬和頭布掠過他的背。沒一個阻止她，因爲她只是個孩子。不自覺地她曉得找出 林中的路在大空之下了。

夜並不太黑給她看出她身在何處，但她回家之前天已大明了。奴僕坐在門限上以一隻牛奶桶喂在屋角下的蛇牠覺時常蜿蜒到火爐邊來。

當奴僕聽逸爾迪一忽兒之後，他以一種唱歌的模樣對蛇說，『聰明的東西，孩子到林中

去過夜夢想昨天冰島人所講的一切知識。但誰知道呢？怕這甚於僅僅是個夢能。因之一個像我這樣可憐的簡單的奴僕不敢說了。事實看去是殘酷的還樣好的一個主人如安格勒當長此被遺忘。』

冰島人，聽了他的說話，赤着頭急步由廳中前來答道，『你依你的知識說話，好家奴。但現在由奧迪我們有 runes（北歐古字詩）了，牠們是所有他的禮物中最聰明最偉大的了。同牠們相比金和鐵是不值什麼的。空虛的記憶的石頭這里有許多，但 runes 將點綴石頭如綠葉之於枝枒，現在就是死者也能和我們說話了。凱旋的詩，法律的詩，歌頌英雄的詩，家庭詩，祝賀你們，因爲你們殺死了「遺忘」』。

他帶了奴僕到了水畔的垂樺之下他舉起一塊石紀念安格勒。在他把詩裁短他以爲適宜的之後，他在逸爾迪的額上吻一下重上他的道去了。

以後她喜歡坐一個黃昏在紀念石邊的草地上，當她開始了解 runes 的力量時，他不得不歡樂得哭泣了。這個發生在一個徒步旅行家站在高聲而讀的時候：『逸爾迪爲她的父親安格勒，有功的地主，舉起這塊石頭。無論何人行經其地可以讀他的名而紀念牠。』

❋ ❋ ❋

當逸爾迪十四歲時，她把她父親的胄戴在她的頭上，拿了他的盾和矛，騎了馬到烏拍沙拉去。在覆着青草的祖傳的丘阜之一坐着一個青年，他看去似和她同年。他有一副嚴厲的胆大妄爲的神氣，在他的嬉戲時他受了酒角的一擊，有個疤留在他的鼻上。

『晨安，女盾牌手』他向她致候。『你無客氣的話語報答坐在他父親的墓上而要求他的承繼的他麼？他的父覺奧洛夫和他的兄弟歐列克是所有斯維亞領土的聯合國王。』

『那末若不是你，誰是國王呢？』她問。

『我是斯提勃，我他們不會舉起他們的盾而宣布的，』他哀哀地歎息。『我適由議會亂石和箭矢中被驅逐出來，因爲他們不要有這樣年青的一個國王。』

『歐列克是聰明和勝利的麼？』她問，放她的矛十字形地在她的馬背上當她停着時。斯提爾勃不作答，但憤怒使他的前額漲紅，他拳頭握得緊緊地跳了起來。她於是說，『我看歐列克是聰明的而且勝利的，所以他是正當的人治理我們，但你卻是驕傲而且兇暴。所以你還是求他給你幾隻他的最大的船到海上去行刼能。』說過之後她騎向國王的住所而去。

斯提爾勃依了她的忠告。到晚上，他們都聚集時，他闊步走入殿中。勝利者歐列克坐在高座上，他是褐色面，高大有力大氣。以和氣的話語他允許斯提爾勃六十隻裝置完備的船。

但斯提爾勃却不報以一句道謝的話，只遠遠地落落難合地站着。

依着壁離他最遠的站着十二個選定的女盾牌手。逸爾迪早已准予加入十二人的一隊作爲最幼小的了。有許多倔強的奮不顧身的戰士喜氣洋溢了當他看見了她們的可愛的面貌的時候，但女盾牌手們對戰士們却不注意一點，互相歡樂地說笑替代了她們的兵器和她們的駿馬，她們是在外面的馬廄中頓足。

不向任何人告別斯提爾勃走到門口，並肩地走到女盾牌手的閃耀的行列裏，他轉向逸爾迪說，「這是悽愴的給一個被放逐的王子獨自在外面的風暴的水上。同我一道來罷，拿矛者！」

但女盾牌手們就這樣大笑起來了，聲響如噴泉裏的急流當和以冰塊的鏗鏘聲時。

「一個女盾牌手不和一個人走的，」逸爾迪回答，不能制止她的做笑。「我也曾有過一個父親。雖然他早已死了，但他總有一天聽到我揮舞他簡單的黑天用的矛和他有一個兒子一樣多的光瑩。披上你先人的甲胄，斯提爾勃，莫讓你自己給女人們笑死罷！」

斯提爾勃於是登上在河裏的船，黎明時啓椗往大海去了。最精美的船的帆張以紅黃色的華蓋，以靜穆的莊嚴牠們在疾駛中掠過。當船隻蕩漾到綠葉成蔭的島嶼之間的麥拉時遇着

一陣當頭風。這島上的牛畜站着而驚視。但三十副漿只是划着每隻船把牠們迅速地驅向遼遠的不可知之處。斯提爾勃於是回過頭來，看看岸上，對他的人們說，他日若我不做那地的國王，我不想生存。」

✽ ✽ ✽

年青的海盜現在由此處駛到彼處，克服礮壘和土地，直至他受到「強者」的銜頭而止。還樣他來到波羅得海的華林島，這里喬斯維金有他們被著名的礮台，喬斯堡。這看去難於攻陷的，「沙格」裏說城牆之內有這樣大的一個港二百隻龍船可以並排地泊着。斯提爾勃知道司令不在，命令他的人划到那里去。穿過港的入口是一座石雉堞頂有一所望樓。由鎗眼裏沸騰着的瀝青和石子將如雨下如有人敢走近去，裏面的鐵門緊鎖着。一陣震耳的戰士之呼聲划船的人把他們自己投向後方，斯提爾勃的船向前急駛穿過浪沫。砰礴作聲好似活的巖石片片碎了，船骨瓦解了，鐵門急急地開了，而船自己突擊地衝出路來。戰士們是把他們的漿置之一邊，游入礮台。野蠻的傲慢的喬斯維金不得不以強者斯提爾勃做他們的首領了。

沒一人被受收在喬斯維金的隊中其年齡小於十五歲或大過五十歲的。渴望加入者必須身

堅強，精神坦白，勇於戰爭足以一當二。因爲這樣的青年男子樂從如斯提爾勃這樣的一個首領。他幾乎總是出去行刼。假若是個喬斯維金人他可以永不顯露不滿意或抱怨和哀傷，不管遭逢什麼事；卽在波濤和干戈之間，也沒有爲這種心境的時間的。但划槳的人們在晚上却聽到他怎樣輾轉牀上於失眠的苦痛之中。權勢和名望，一個海盜王能夠想望的一切，他已獲得了，但却沒有他日夜所夢想的一件東西：站在烏拍沙拉他父親的墓上受祝賀爲斯維亞的國王。

丹麥的哈勒·勃留楚，請求他的援助，把他的女兒許給他。但斯提爾勃依舊時時思想在勝利者歐列克宮中的驕傲的女盾牌手而勇氣更變爲堅決了。以恫嚇的手段他強迫哈勒·勃留楚加入他以二百隻船。最後不僅喬斯堡的大港不能容納聯合艦隊，這有一萬二千隻龍船斯提爾勃駛往波羅得瀕向着更光明的夜和樹木更茂密的島嶼。

他一把他的人們上了麥拉的入口，他藐視地焚了他的船隻。但當哈勒·勃留楚看見火焰時，他突然把他的船掉轉風向逃到丹麥的家裏去了。但斯提爾勃的勇氣却不銷沉，他穿過森林找他的出路直至他到了斐里伐爾。「或者我就將坐在烏帕沙拉的高座上，」他喃喃自語，「或者我將在一杯黃土之中。」

勝利者歐列克，他是個敏捷的勇猛的君主，早已頒下集隊的命令召集斯維亞全軍了。有兩天在平原上搏戰不相上下。

在第二天之後夜幕下降時，斯提爾勃獻祭Thor（雷神）。在雲煙中顯現，一忽兒一個紅衣紅鬚的人，他悲哀地看他。『我察知你預示我的死亡，』斯提爾勃說，垂下他的頭。『你給了我許多了，祇沒有給我所最渴望的。這樣是人類的命運。』

當時勝利者歐列克到大寺裏去在犧牲的偶像之中。外面，點綴着一條邊如一條金鏈，但在裏面還是黑暗，土地陷下許多級到神像的地方彷彿到陰間去。『十年之後我把我自己和我的生命給你，奧迪，若你賜我勝利，』他溫和地低語。當他說話時，那裏在他跟前站着一個獨眼的人他的帽邊是垂下的。『你們都屬於我的，』幽靈說，他交給他一枝矛不見了。

天亮時，勝利者歐列克登上最近的沙脊，跟着忠心的妥格尼．拉格娄，他站在他身傍在許多次戰爭中給與好的忠告。喇叭吹出攻擊的調子，從丘上，脊上，道上沙石給脚步和馬蹄踏散了。『一切東西都是奧迪的，』勝利者歐列克喊道，猛擲他的矛，在那種記號的時候一陣箭雨由弓上飛躍出去了。

當沙土吹近平原時，斯提爾勃和他的海盜們以為這是騎兵，伸出他們的矛拒絕他們。但出了黃髮急衝着牛馬，這牛馬，好幾隻緊連在一個軛下，這軛密密地裝上利刃，矛端和鈎子。牛的咆哮和以刀兵之鏗鏘聲，草上撒沸了流血的人們。斯提爾勃，他比他最忠實的戰士含羞逃遁還不畏死，插他的旗幟深入土中而保護它，雖然他早已受傷一膝跪下了。他於是看見如火把的一道微光在沙的旋風中。這是閃耀的女盾牌手隊，她們高舉長矛向前直衝，他由飄動的髮絲認識出逸爾迪。他招呼她，若她跟了她，他倆現在將於同日獲得騎往奧迪宮的光榮了。她回答還或者偶然會好的，而在那里她也許更為柔些對他了。但、久大家都聽不到各人所說的話了；斯提爾勃倒在他敵人的箭下了。

勝利者歐列克正等候在沙脊上，把他的小兒子，奧洛夫幼王，抱在臂膀中，如他在史上的模樣。在下面的廷臣之中站着冰島人，安華・赫羅生。他急促地拿起一隻豎琴而且急到高處頭轉向後方眼發着光。在先前永不能作曲的他這一次接受了詩人的藝術之泉源的熱情。勝利者歐列克從他的手臂上拉下最大的環交給他當做犒賞。但安華的眼光注視遠方，和着悠揚更悠揚的調子他唱了一曲他的生命之歌、斐里伐爾之役的震耳的勝利之歌。

歌聲充沸救靜的平原，那里成羣的烏鴉已出現了， Valkrsies（奧迪爾之侍女）牽了她

們的駿馬擺取蒼白的英雄們。許多有名的戰士帶一副驕傲的容貌和快活的希望躺在那里，侍女們，死之嚴厲的處女們，以姊妹般的過柔舉他們到她們的臂膀中又把他們放在馬上於她們的面前。後來她們到了箭矢曾如雨注般緊密的地方。她們不得不稍停片刻而驚奇了，因為那里躺着十二個女盾牌手，一個一個地倒下，即已長逝了尚覺可愛。

侍女之一舉起逸爾迪到她的馬上向虹橋跳躍而去。馬蹄的顫動的雷鳴般的聲音喚醒了逸爾迪，當她張開她的眼時，她看見由斐利耶（Freya：司愛情與美麗兼長鬼域之女神）殿中來的閃光和由鮹壁中的雷神的紅的堡壘來的紅光，由這些地方火焰搖曳回響着隆隆的聲音同那些一起被帶到奧迪的殿中。

牆壁是矛桿做的，掛着金盾，從覆着鎧甲的凳上幽靈們站起來擁抱他們的兒子們和新近戰死的武裝老同志，傾聽人世的消息。但有個老人獨自遠遠地坐着不注意他人。「我無人可等待，」他深深地歎息。「我唯一的孩子是個女兒，那羞恥使我這樣痛苦我默默地走掉去投身絕壁。」

逸爾迪遮了她的臉。她現在看出那是安洛列。趨奔過去，她把她的膀臂圍在他的肩上而嗚咽了，「父親呀，我終于尋到你了！這里我帶回你的兵器。牠們于我大有用處但至我自己

倒在劍擊之下。」

在老人的胸中有一種沙沙聲，他拉她到他懷中。但在殿中圍繞他們的已安靜了，因爲遠自斐里伐爾來的豎琴聲卽在這里也可以聽到，個個人願靜聽的。於是侍女們個個互相鞠躬，當她們站在門邊戴了烏鴉翼的盔胄時，低語道，「安格列，有功的地主，現在可好了，高興他有了一個這樣的女兒了！」

罕特斯丹（Verner von Heiderstam 1859——）的父母兩家都是瑞典的貴族。他生於惠透湖畔的奧爾修麥呆地，這地方富於歷史的傳說和自然美的印象，十六歲他同一個家庭教師被送到外國去，這樣吸收了東方的和拉丁民族之愛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初想做個畫家，在巴黎跟傑羅（Gérome）研究，但不久他覺得文學最適宜於他的個性。

回到瑞典，他出版「朝山和流浪的年頭」（Pilgrimage and wander-years），是有色的，富於幻想的詩，由東方杜造神像。他第一部小說，「恩特米盎」（Endymion），有東方的背景，但在第二部「漢・亞麗納斯」（Hans Alienus），一篇想像的寓言散文

雜以詩歌，他把他的主人翁經過各年代各地方，讓他終于找到在他自己國裏的生活的意義。

自那時起，罕特斯丹專心於描寫他本國的過去了，「查理的人們」（The Charles Men）是一串故事沉思於查理十二旁邊的人物。「聖勃齊泰的朝山」（St, Birgittas Pilgrimage）敍及中古時代的瑞典的最重要的宗教人物。「福爾康樹」（The Folkung Tree）是兩部小說的名稱，第一部，「福爾其·斐皮特」（Folke Filbyter），把我們帶到瑞典史之開端，第二部「皮亞皈的傳讓物」（The Bja'bo Heritage）描寫瑞典團結爲基督教國。最後罕特斯丹收集他成熟的歷史的知識之果於「瑞典人及他們的首領」（The Swedes and their Chieftains）。這是一串自石器時代到十九世紀的圖畫。

罕特斯丹的散文是壯麗的，有時至於狂熱的，雖然不缺少「幽默」或烈性的敍述。他的詩怕更爲深刻的洩露、被瑞典批評家認爲他的天才之最優美的花。他是瑞典學院的會員於一九一六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

宴罷

式微

宴罷，我們閑坐在老伯大人的屋子裏。徐君儷倆坐在牀沿上，老伯自占己了一隻木背靠椅，還有一位高君——我已忘記了他的大名，在介紹過後，立刻就忘了——是立在桌子邊。我呢，眞舒適，躺坐在一隻大而輭的福端椅裏，剩下的就是不君了，他將我坐的椅一邊的靠坐了去。起初他還安靜，兩個人各人都凝神的拏着一本聊齋誌，看得格格地笑起來了，後他却將他本來是拉住了椅背的一隻左手，用勁的按那椅墊的彈璜。

「唉！你喝醉了罷？」好如坐在公共汽車裏過山路的顛了起來，我說。

「看得好麼？」不君說，大聲地笑了。

於是大家都合上了書本。

「你們的意見怎樣？」徐君說：『那天送某君的照相，她說我寫了徐口口，與我大大的吵着，說是要用她原來的姓。』

「從來不看見口口口女士，用了男子的姓，在稱女士的。」徐夫人說：『嫁仔人末完哉，這樣眞煞是不要結婚的好。』

「我眞不來管你咧，隨便你用搭個姓末好哉！」徐君說。他們倆都是一口十足 蘇白。

於是乎七枝長八桠杈，周老伯主張用兩姓，凡結婚的男女都加上一個姓。但是這樣雖然公平，於實際上却有弊病，在我們以前的不必說，在我們三代兩代以後的却就有姓多於名的麻煩了，於是就有徐君說男孩用父名，女孩用母名的話。

「我是主張廢姓的。」我說。

「早幾年前我就這樣主張了，」不君說：「可是，家族的制度可以打破，家族的感情是天生成的，例如親子的關係，這是沒有法子可以消滅牠的。」接着他又說：「聽便罷，這全然是兩個人的問題。」

徐君談到法國的法律對於女子是很不公平的，甚至於她們沒有權利去公司買物，並不是沒有權利，她們是如小孩一樣，不受人認爲有獨立人格的。

「我也讚成用Madame」不君說：「結婚後，自然是「太太」了！什麼先生？男先生呢，還是女先生？多麻煩，一點分別也沒有。」他說時望住了我，因爲我在寫一片給他的姊姊的封面上是稱了先生，他的姊姊是已經結了婚的十足的太太了，在那一天見到那張片的時候，不君就提出了駁議。

「算了罷！誰愛稱什麼就稱什麼！你又不是教育總長，何必那樣起勁呢？正名麼？」我說着笑了。

「我不做教育總長則已，做了教育總長，一定——」我們大家豎起了耳朵聽着他，以為他一定底下又有奇妙的文章來了，誰知大失所望：

「太太末太太！」這句話的本身並不可笑，但屋子裏却早已盈滿了笑聲了！

在淺綠色的燈光下，恬靜的夜，爐火的溫暖，越加使得人迷惘的，喝着甜茶，說着笑話，在故鄉也還是難得如此歡樂的遊子，今生是再也沒有想到重至森森別墅的一遭呵！

星期六的早間，每天的例，我在早起後就念書，直要到正午才出去吃飯，吃了飯還來，才把鑰匙放在門上。這早晨，門是照例鎖上，鑰匙放在裏面。

「托！托！」門上特然的大聲敲了，開出去一看，是一個送快信的小孩。急忙拿了五十生丁給他，一看信面是認識字迹的，拆開來看時，是森森別墅請吃晚飯。

其時我正在為寄一個紀念的郵票，寫一個短條給不君：「哼！好吃幸！」寫完後，我就在末脚加上了這四個字，在去吃午飯的時候，經過郵局，便寄出了。

「哼！好吃幸！」不君卸下大衣，從袋裏拿出一封信來，同樣的我從皮夾裏取出給他，

交換的看了：「好吃幸！」

「不難爲情麼？」他說：「這還是我替你討出來的！」

「所以，你是更難爲情咧！」——「替我討出來，實際上你自己要吃呢！」我說。

「哼！請東上不是說，要我做陪客麼？」

「好，這樣，那一份點心就讓給我吃能！」

不君沒有話，却儘管在他的面上做着了我。

星期日的早間十時，我往不君那裏去練琴，太陽是很和暖地照着開闊的街日路，風也是溫熙的，呵，春天是分明地到來了呵！也彷彿是那去年將要離開巴黎的時候，那樣的暮夏。

午飯後，我們便像魚一樣地游到了大學村。先在公園裏蹓了一圈，游人是異常的擁擠，好像中國的賽會的日子。跟在一大羣遊人中簡直脚步做不得主，踏煞螞蟻似的只好一寸一寸移，要想照的相也不成，就出來了。這樣我們便往亞村的草塲路上游去，在路的一邊有一個球塲，許多男學生們正在踢足球，究竟這是　子的嗜好，坐在草地上，不君再也不肯走，我是差不多要打瞌睡了！

「天呵！再不走，點心沒得吃了咧！」我說：「你留在這裏罷！我先走了！」

「看到踢球，我就要想到童年的生活！」

走在去森森別墅的路上，兩個人都靜默着沒有說話，不君是否在用心思索我是不知道，我呢，還想去年第一次　森森別墅的印象，是如此分明地映演在我的心底面前，然而，心境是不同了；現在，經濟雖然同樣的困難，緊緊的跟住了我的脚邊，可是，一切，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一切，我都是自由的！自由之鐘響了呵！想到這裏、我不自覺的露出了笑容，可是抬起頭來，見着不君是同樣的流露出那深心自得，是一種久經了苦難而終於戰勝了的微笑。

走過了泥濘的小道，——前二日的雨，在鄉間到今日還沒乾呢。——按了門鈴，出來開門的是老太婆，知道徐君夫婦及老伯大人都還沒來呢。

老太婆，讓我們進屋子，不一回，就拏出甜茶來。夕陽正映在院外，於是立在那曾經散步的草場上，不君替我照了一個相。重新還到屋子裏，老伯大人及徐君就還來了。談了幾句話後，說起附近有一個"Appartement"不君要去看，徐周二位便領了去，已經租出了，於是散着步。威爾遜路的兩旁的禿樹正初初的發了嫩芽，遠村的烟雨與那依稀的疏落的燈光，好像是已經離開了塵界，樹的影子，高大與整齊而遙遠，越加透出了神祕的氣息。山外夕陽，

迷離晚色，是跟了我們急促的脚步，漸漸地深了。

徐夫人從門裏迎了出來，一到老伯大人的屋子裏，陡然多了好幾個人，有兩位是不認識的在老太婆這裏包飯的中國學生。是徐君的同鄉，另一位是老伯大人的同學。便介紹了招呼。這時候，老太婆來喊吃飯了，各人的刀叉都早已安排好了。就在廚房裏。一個牛肉過後，其實已經飽了，可是，又來了一個冬菇雞！接着又是一個甜點！是 alsace 的著名的甜食，呵！吃甜食的我差不多已經遠近聞了名，不君，我是與他訂定了條約的，所以他押得很少，於是我吃了兩份，還不止，在座的諸人各人都留讓了我些，結果是我吃得太多，幾乎是走也走不動了，不君大聲地笑了我，當宴罷進屋子去的時候。

在電車站的旁邊，高君及徐君的同鄉對我們道了別，他們是住在不遠的村中一條小路上，我與不君便上了電車，到 Parte d Or'ean 又搬了電車。

「哈！甜點好吃！」我倚住了電車窗，打了一個呵欠、記起了的說。

「羞！羞！」不君羞了我，幸而車中乘客不多，沒有人注意我們。

「羞！羞！」我同樣地羞了他。

「話起來，你剛才吃了幾塊麵包？」我說。

「一塊。」

「我也一塊，怎的你吃得這樣少？」

「哼！我吃了三塊雞呢！還有好些冬菇！」

「我相信徐君他們或者是要吵嘴的，爲什麼徐夫人說那還是不結婚好？」我說。

「他們是很好的！」不君說。

「唷！我見了許多和好的夫婦，他們都從沒有不是大吵架的！我相信天下沒有一對好夫婦！」

「這都是因爲不滿足的緣故，只叫眼光放大些，心量寬容些，愛缺點有如長處——人是沒有全德的。——不就安靜了麼？」

「好！我們看罷！四五年後總可以看到了罷！」

「好！就看罷！」

「你是很凶的，很專制，比徐先生遠甚，一定要吃落你將來的夫人。」——「徐先生我覺得是很好的罷？」

「哼！他們都說我是要怕老婆呢！——或者你說的總是對的！」

我把頭掉向窗外，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哈哈！兩個人的面孔都紅了，我才感覺到剛剛說的話是太肯定了，於是沈默了一回後：「和君，他也很專制的！」想想這句話似乎又不妥：「男子似乎都歡喜專制的！」又加這一句。

「女子呢？」

「天曉得！」

到魯森堡園了，我們就下車。

踏着夜的幽祕，街燈的迷離，在人迹天絕的死沉沉然的先賢祠邊，緩緩地走着，回頭只見那鐵塔所映出的光的字及花紋，像高嵌於天庭之中。

不君送我到寓門口，立在旁邊，看我進了寓。

"Bon Soir, et bonne nuit"

"Aussi! toi!"我在門裏答出了這兩個字，便飛跑似的上了樓，樓梯上的燈光不十分亮，我屢次都是非常膽怯，這常常要使我想起在某一個夏天在一家別墅裏所走的暗暗黑的樓梯。

我好像還到了童年了！我的生活在寂寞的恬靜的安慰裏，死夢樣的快樂的幻想裏！在沉沉的濃睡裏，浮上一些輕絲似的夢！呵！青春的美麗：就在這裏！

星期一的早間有鋼琴課，心裏老紀掛着 La 有三個 Diese，別給 嚕嚕了。

六點鐘還差五分，在急焦中我醒了來，夢着去上課，穿衣服的時候，幾件羊毛絨的衣服統是太大或是太小，沒有一件可穿，就這樣地焦急的醒了夢。我笑了出來，想着不君所說的‘Bonn’ nuit’也就想到森森別墅的晚宴了。

一九二九，三，二一。

銅君

烟後亂說

八

彷彿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要來。

來了！怎樣呢？

我想：來了，不過來了。

無非使我們的家荒涼，無非使血肉化爲河水，無非多來幾條兵艦和飛機，無非皮鞋踐踏

我們的背脊，無非多幾陣恐怖，憂疑惶惶，痛哭，瘟疫，流離，絕叫……

然而，我們的現狀差不多，比較起來，幷不較好。

但是却有一陣鬧熱了：

有的叫：「打！打！打！」

有的叫：「唉！唉！唉！打不得！」

有的還說：「看！物質文明的結果！」「還是大糞主義可以救國！」……

於是廣開大會，召集羣生，散布宣言，通過議案……

於是有當街跳起的演說家，有不得不去的指導者，有大家弄幾文的官們，和民氣在此的民衆們……

於是鎖好汽車，改坐包車；停吃西飡，改吃中菜……

呵呀！你不愛國；呵呀！我忙呢！……

還有「藝術的武器，」還有「這次戰爭是有意義的」……

於是增多租界，沙包，電網，鐵甲車，喘氣，英文交涉，和種種作用……

然而死，一時不會到他們頭上來，任「他」在描金帳幔外刮發

于是……如是

這是一齣新的老把戲，很熱鬧的，大家看吧！

九

曾經見到過 M nila Cafe 中中國一些奇妙的砍頭：絞死，和代表東方文明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酒罐的照片，很使人回想到西洋中世紀懲治異教徒的古怪刑罰，和那異樣的殘忍的威嚴。

現在只要偶翻 Sco't Nearing 的書，便知道黑人生活之苦。白種人用石頭打死他們，燒他們，吊他們，一排排砍去他們的頭，在他們屍體旁跳舞，歌唱。他因此說，應該黑種人自己聯絡他們的友人，努力自救，或者經濟制度改革。總得走一條路。

然而，黃種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命運，彷彿將比黑人還不如。

而且，這很使人難得聯想開去，下去，世界上的民旅都有幾千年文明，他們和我們都這樣自稱文明人。

三 "Que"

野渠

其實是比巴黎還更涼爽的憶爾濱邊，長日間，我們除了日中的時候，各人都在各人的寓屋裏做功課，早晚總是消磨在散步，談天裏的，——最初有人喜歡在早間念書，就是我，後來爲大家同化，就此改了。可是，到了我將離開史埠的幾天，忽然又變了格式，早間大家都不常見面，近午飯的時候，不君與伍君都來了，我每聽看那近門而懶拖拖的脚步，就知道是不君，至於伍君，他却是相反，往往是不君的懶拖拖的脚步還不曾完時，他那極有精神的打門聲就響了。開出門去，早就知道是他們了，我總是好笑。"Quel chaleur."（怎樣地熱呵？）伍君說，

三個人同去學生飯店，我居中，不君在左，伍君在右，我們緩緩的走在樹蔭下，——兩旁走車，當中的一條路。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時，少有不是 Mon Dieu! Mon Dieu! Mais Non Mais Non 那樣子嘰哩咕嚕的，其實不君是一個不大說話的人，但一遇到伍君，却不然了。他們兩個人說來還是故意的吵鬧，往往有許多意見相同的，不是伍君，就是不君偏偏地將對方的意見加以否認，於是乎話就多起了。這樣，就將我夾在他們的吵鬧中間。而且我也夾不

下說一句話。

我在這時候，拿起一本書來看了——我出門常是夾着一本書。——他們倆個人却同時來奪掉我這本書，結果是被不君拏去了。我沒有法子，無聊地拏着我手中的一把大門及房門的鎖鑰敲起來，發出單調的聲音：

「這是白湖的牛叫！」我說。

「呀喲！謝謝罷！」他們倆同時笑而且喊了：「謝謝能！」

這時漸漸的走近憶爾河的橋邊，三個人整理起了吃飯的精神走進學生飯店去。周老伯及洪叔叔徐君伉儷早已在座了，看見三個人走進，照例是微笑招呼。座位都是留着的。

起初，周老伯說我們是三兄弟，阿大——不君，阿二——伍君，阿三——就是我了。在飯桌上，對於一塊牛肉，或是一個雞子，大哥與二哥都要衝突起來了，——往往都是爲了小兄弟——我的嗜好問題。

「你們三兄弟，眞是很，——很發笑的！」周老伯笑得不能支持的說。

「三兄弟還不對，」老洪叔叔說：「倒是三"Que"切合些。——阿大：Musique，阿二：Pratique，阿三：Poetique，」從此以後，正名了，大家叫我們爲三 Que

午飯後，我要到憶爾河邊去散步，二阿哥說是太陽大而取消了，他自己卻是要去橋園打網球，經了大阿哥的絕無理由的「不讚成」而也取消了，結果，三個人出了飯店就在大學的路上浮來浮去浮了一陣，忽然，也不知道怎樣，三個人的脚步齊往八十六號不君的樓房去了。

我坐在正中的書桌邊椅上，隨意翻看不君的書，瑞士逸事中的插圖。伍君倚在番布椅上，兩脚輕輕的作看斯拉弗的舞步。噫！不君忽然走近了窗，拏起他的提琴，懶懶的拉起來了！

「呵！求求你罷！求求你罷！不要拉了！拉得使人都要打磕睡了！」我說：「你再拉我們就走了！」伍君也提出抗議。可是不君却不理。

好！我就提高了聲音，響念瑞士逸事了！忽然的，不君的提琴聲止了：「你從來不肯念法文給我們聽呵，今天呢！好！念得好！再念！我們就肅靜的聽着！」這樣的說，我放下了書本喊起來：吵着要他們償還我念法文的損失。

當我　開史埠的前晚，我是曾經了多少感情理知的奮鬥而決定了的。大半還是八個月接不到家書，漠淡了母親的消息，與敬仰的師友的消息，帶着一切絕望的悲痛，與生命的幻

滅。決定了還到巴黎，而且不久就離開法國了。

那一天晚上我與不君都在伍君的房裏，他的房是通着老洪叔叔的，叔叔還沒有知道我這一還巴黎就已決定離開法國去煩人的中國一行的事，然而大阿哥與二阿哥是知道的，我們三個人互相簽字在三個人合攝於橘園的照片上。我用了我的理智忍住我的眼淚，然而終於掉下來了！我心急着要還去理行李爲辭而去寓屋，他們倆都以不送爲請求再留些時爲答，到了十二時了。

伍君在照片後寫了一首詩贈：Petit frere（小弟弟）

Pensant à l'univers, toutes choses de la terre,

En rayonnant devant moi, ne sont que passagères

Amour, amitiè, sympathie, fraternels :

Mêne sigavais reellement un

Petit frere!

這照片一直被我攜帶到了中國，現在又被我帶回到巴黎來了。

那一天在北京飯店聚餐的時候，周老伯感嘆地說道：「史埠的人現在又在近一塊的地方

了，只是缺了叔叔與一"Que"』徐君接着說道：『呀～正是，三 Que 只剩了二 Que 了！』——『悲哀的倒不是小兄弟，恐怕阿大有些不高興罷，今天 pratique 在這裏，他們倆準可以把這個魚骨頭也吃得不剩些！』不君微笑着望了我，我默着不會說話。

在沉默中，感到悵惘的氣息。使我們飽食的心腹感到空虛了。

一九二九，二、二八夜。

雜感

勉士

「戒烟藥膏」

在「革命策源地」，「戒煙藥膏」銷行頗起勁，這不能佩服「革命民衆」的「戒烟」(?)成績！

朋友，——除掉在廣州的人們——你們對這「戒烟藥膏」或者不十分明白吧？可是同在國民政府的治下，或者你們那裏也會有「戒烟藥膏」發現也未可知！我在這裏說說，總算使你們知道一點「革命策源地」的新獻！——否，是舊獻了，因爲這「戒烟藥膏」，已辦得有

多年的成績。

說起來倒很慚愧！我在廣州住了兩年多，現在纔知道「戒烟藥膏」是「財政廳戒烟藥料管理局」出賣的。我從前只知道一些大概：

「戒烟藥膏」是政府專賣的。

「戒烟藥膏」者雅片之別名也。

「戒煙藥膏」俗（廣州的）稱公煙。意謂此是「公家」——即當局——所賣的雅片煙，公衆都可吸而無拘罰之慮的鴉片煙。

看到這裏，「戒煙藥膏」到底是那麼一囘事是容易明瞭的了。可是分明是「雅片煙膏」而改名爲「戒煙藥膏」者，這理由我不知道。名實相背，使我們老百姓聽到總覺到一點「醉眼朦朧」、「革命」「新獻」，不僅一「戒煙藥膏」已也。

馬洪煥涼神

報載：『昨二日午，有一年約四十餘歲之僕婦裝束者，手持扁方約二尺闊之木牌匾四個，由惠福東路而上，轉入永漢路，該牌匾之字，刊有「祐我平安」下款刊有「沐恩弟子馬洪煥」

等字樣，其是否已卸任之南海縣長還神，抑或另有同姓者，則未敢臆斷矣，」

「未新臆斷」者，尚留餘地給這位「縣長」也。

縣長還神：並不算希奇；然「革命策源地」的民衆引爲希奇，我轉希奇這「革命策源地」的民衆了！委員，縣長，革命同志，與「沐恩弟子」………

崇拜「偶像」的人還許多，許多呢！在我們的國度裏！

委員與女伶

——劉同志，你去那裏來？

——到區黨部找陳同志，找個不着，便回來了。

——找陳同志？現在已一點鐘，大概到「詠觴」茶樓聽女伶去了。

——聽女伶？

——他是「舅團」（註一）中重要人物哩！他捧「銀彩」最厲害！「銀彩」也注意他。

——你銀彩」，怪醜！劉同志瞎了眼！

——吃醋？